

精校
張氏醫通

卷一、二

出版 上海錦章書局

長洲石頑張璐玉父纂述

精校
張氏醫通

上海
錦章書局出版

新秤藥量表

本書所載用藥量均爲老秤。現在藥店均用新秤，但以市新秤合老秤一兩，應升爲一兩一錢七分三厘。因老秤八錢五分二厘半即市秤一兩。恐閱者誤會，故將新老比較表附列如下：

老秤	新秤
五 分	合五分八厘強可用六分
一 錢	合一錢一分七厘強可用一錢二分
一錢五分	合一錢七分五厘強可用一錢八分
二 錢	合二錢三分四厘強可用二錢四分
二錢五分	合二錢九分三厘強可用三錢
三 錢	合三錢五分一厘強可用三錢五分
四 錢	合四錢六分九厘強可用四錢七分
五 錢	合五錢八分六厘強可用六錢
六 錢	合七錢零三厘強可用七錢
七 錢	合八錢二分強可用八錢二分
八 錢	合九錢三分八厘強可用九錢五分
九 錢	合一兩零五分五厘強可用一兩零五分
一 兩	合一兩一錢七分三厘可用一兩二錢
一兩以上	照前類推

進醫通疏

江南蘇州府長洲縣監生臣張以恭謹

奏為恭進臣父遺書事臣伏見

皇上文教覃敷

六龍南幸。山陬海澨之人所獻家藏書籍。盡蒙

宸鑒。

臣故父

臣張璐

自幼讀書。旁通醫術。年逾八十。纂述成書。所有醫通一十六卷。本經達原四卷。診宗三昧一卷。

續論緒論四卷。俱經刊板行世。伏念

聖朝采訪遺書。自天文地理。下逮百家雜技。無不悉備。

臣

父著書四種。運精竭力。久而獲成。幸遇

皇仁廣育。壽域同登。

臣

以恭拜舞道旁。恭

呈

聖覽乞

勅史館采擇。或行醫院重勘。

臣父子銜

恩鍾骨肉。無任激切之至。

康熙四十四年四月日進

呈奉

旨文與御前儒醫張叡查看。於四十七年閏二月二十六日具摺覆

奏云此書各卷。全是原于內經可比證治準繩。奉

旨是即發裕德堂。另為裝訂。備覽致此。

序

醫書通者。長洲張君路玉所撰。古之言醫者。或論病體。或論藥性。或論治法。各有所主。又其為說。諸家各殊。互相辨
摯。雖歷代所稱名家聖手。恒不能一也。至於近世不學之徒。恆思著述。以眩一時。取後世醫書愈多。醫學愈晦矣。君
於是考之古。驗之今。凡古人不能相一者。皆蒼萃折衷之。使讀者犁然有會於中。可謂用心切而為力勤也。君之書
既行於世十餘年矣。成在乙酉。

天子南巡至吳。君家以其書獻。深當
上意。尋

命醫院校勘。置之

南薰殿。君雖沒而書之流布日遠。述國史藝文志者。庶列之名家聖手之間乎。昔余先少保實以醫起家。太醫院使
而太傅文恪公始大其門。醫故吾家故業也。先少保撰立命元圭一編。兵後遺失。序君之書。於是乎有感。

康熙四十八年春王正月。南書房舊史官秀水朱彝尊序。

敘

嘗讀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以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色五氣五聲視其生死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藏之動而識醫之職隸諸天官故其學于是乎端後世國無耑職家無耑學岐伯巫彭之教久失其真其書雖傳皆為後人附託惟漢張仲景傷寒論一書為千百年不祧之祖特其章句篇帙不無散失自王氏成氏相起而漫次其文因文作註其間顛倒博會而仲景之意一晦遂奉議作活人書叔微編百證歌模糊隱括而仲景之意再晦即全生蘊要準繩等書學者咸奉為指南究未能推衍其真而仲景之意終晦于天下近吾友喻嘉言氏慨眾喙之支離憫正傳之株蕪取方中行條辨重加辨釋作為尚論庶幾仲景之意較若列眉始幸晦者之不終晦也甲辰秋余年家張子路玉過婁東携所著續緒二論示余大要本仲景之書別為次第合古今百家之言嚴精抉擇出其心裁辨以證治非獨章句篇帙之有倫而仲景十百年終晦之意益彰明較著無毫髮遺憾矣余初讀之躍然喜輒轉讀之忽戚然而悲悲嘉言遲延不得一見其書而與張子上下其論相說以解也昔許胤宗善醫或勸其著書胤宗曰醫者意也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今張子以三十年之學力著書數十萬言雖曠世而相感殆如岐伯巫彭羣聚有熊之庭共開濟世生民之統而豈周官疾醫之耑守一職也耶張子將付剞劂嘉惠後學余漫書數言弁其首

康熙乙巳春王婁東年家弟胡周鼎題

序

凡人之生根太極。含陰陽錯綜五行十干十二支之用。窮通強弱。死生壽夭。萬有千變。不可數紀。有聖人焉為之醫藥。以調其血氣而和其性。不致疾病災厲。以枉其天年。其德與天地參。要非通乎闇闢。晝夜寒暑。富貴貧賤。出入。喜怒哀樂之節。沉潛貫徹。伺生殺之機。於呼吸而默為轉移。不能行其仁術也。史所稱扁鵲淳于意華佗之屬。診治奇妙。要皆辨色察脈。隨事觸物。肌理骨髓。動中窺察。不拘一方。不執一說。惟其旁通而已矣。先伯父石頑先生。少而穎悟。博貫儒業。棄絕科舉。息居名山。專心醫藥之書。自黃岐訖近代方法。無不搜覽。金石鳥獸草木。一切必辨。其宜瀆思忘言。終日不寢食。求析其終始。及其得心應手。起如發機。可以旋坤乾而効仁。知診一病。投一藥。參酌古今。斷以己意。靡不奇驗。居輒籍記。年既耄耋。而刻之名曰醫通大受。伏讀深惟。知其功效多。而非小道以為泥也。聖人治天下。由毫圭璧升冕。車旃弓矢刀劍。皆有所利用。偏而不當。其禍忽焉。醫者陳百藥。將以生人。而取舍損益。先後毫釐。誠須機若轉圜。譬如操舟行江河。遇風濤。開頭振舵。存亡眉睫之間。變而通之。其神也哉。其聖也已。古人之方。宜編輯而有時。旁參反觀。以利用也。萬物之味。由天成。而有時生。互用。水火間行。其利溥也。一身之病。而朝暮變易。不可拘也。兩人病同。而肥瘠躁緩。乘其形性。乃有濟也。或急攻之。則病除。而或勿藥亦愈也。或信宿而瘥。或經久服之。有益也。遠或千里。重以千金。必致其物。以救也。或一草木之滋。而膏肓遂砭也。天生人不能無疾病。授其權於醫藥。自非察於形色之表。均知三才萬物之情理。其何以施舉手之力。扶其危拯其頽仆。各熙熙於出作入息之間。德與天地參。而恩與父母均乎。去疾如剗敵。營壘旗幟。戈矛火石。無不整暇伺敵之隙。而乘之。鼓聲所向。輒如冰消。運用之妙。一心主之。況其成法鮮有不敗。奉是書者。以口誦以指畫。以神解。通其達。是為能通醫。豈小道也哉。

康熙三十八年歲次己卯仲冬月朔。姪大受百拜序。

序

醫何昉乎。古之聖人如神農黃帝。首先創制為功。萬世下逮三代秦漢唐宋金元莫不代有名醫。照耀紀載周禮一書。周公所以治天下者。無一事之不備。至於醫師特令上士為之。不輕命人以是知百家技藝皆聖人之所創立。民生之不可一日無者。而醫尤甚。其參贊化育之功。幾欲中分吾儒之權。蓋本以精於藝。而因以達於德。所謂由委而溯源也。昔孔子有味南人之言。而嘆醫之不可無恆也。夫此心惺惺常存。無時不然。無時不恆矣。雖然。雷風天下之至變。聖人以之象恆者。何故。蓋萬古此雷風即萬古此恆。觀恆者自萬古觀。非自一日觀。聖人之久於道也。豈其膠固而靡所變通哉。神而明之。使民宜之。此聖人之恆也。噫如此斯。知醫矣。丹溪不云乎。古方新病。安有能相值者。況是且殺人。余謂醫之有譜。猶弈之有譜。師心者。廢譜。拘方者。泥譜。其失則均。假令劉張李朱同處一堂之上。其論不能皆合。其方不無小異。要其有濟於人則一也。家昆路玉氏。崑之望族。故明廉憲少峰公之孫光祿列愍公嫡姪。賦性磊落。不事章句。勵志岐黃。遂擅一時六十年來專心性命之學。不可謂之無恆矣。歷年博採古人方論。汰粗存精。斂繁歸約。不忍獨祕。梓而行之。將以教天下者。教萬世焉。世之師心者。讀是書可以不煩思索。而坐得其標本緩急之理。世之拘方者。讀是書。且將樂乎其新忘乎其舊。漸滌其中而不自覺也。豈不為有功於後學與。昔應劭采典藝乎。達權通變。變通之象恆。顯見於雷風。吾以是昉之。通之之義。得無有取於是耶。

康熙癸酉端午後三日晉江弟汝瑚拜書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道之興廢靡不由風俗之變通。非達道人不能達權通變以挽風俗之墮弊也。今夫醫道之變。至再至三。豈特一而已哉。余生萬麻丁已於時風俗雖漓古道未泯業是道者各擅專科。未嘗混廁而治也。甲申世變頻庶奔亡流離困苦中病不擇醫醫隨應請道之一變自此而始。當是時也。煥煥子遺。託迹靈威丈人。之故墟。賴有醫藥種樹之書。消磨歲月因循十有餘載。身同匏繫。聊以著書自娛。歲己亥賦歸故園。篋中輯得方書一通。因名醫歸。大都胞合準繩其間。彙集往古傳習諸篇。多有不能暢發其義者。次第以近代名言易之。草創甫成。同人速予授梓。自揣多所未愜。難以示人。僅以傷寒續緒二論先行問世。頗蒙宇內領之。壬寅己來。儒林上達。每多降志於醫。醫林好尚之士日漸聲氣交通。使得名躁一時。於是醫風大振。比戶皆醫。此道之三變也。嗟乎。固陋不能與世推移。應機接物而外。時與先聖晤對一堂。無異手提面命。遞年已來。頑禿半牀。稿凡十易。惜乎。敢奇偶真因。趨赴孝伯耿公之招攜。至雲川公署失去日科一門。先是內姪顧惠吉。特去痘疹一冊。久假不歸。竟成烏有。知機不偶。已將殘編置之高閣。無復行世之心矣。近聞懸壺之士。與垂簾之侶。互參恒德之術。聖門之教。無違炎黃之德。不顯道之三變。匪特自今吾於志學之年。留心是道。迄今桑榆入望。厯世頗多。每思物壯則老。時盛必衰。欲挽風俗之墮弊。寧辭筆削之罪。知因是仍將宿昔所述之言。從頭檢點。爰命倬兒。補輯目科治例。柔兒參入痘疹心傳。足成全編。易以通名標諸籤額。書未竟。適逢客至。隨手開函而語予曰。在昔韓氏醫通名世已久。今子亦以是名。得無名實相混之慮乎。予謂不然。吾聞元氏集名長慶。白氏之集亦名長慶。二集並驅後世。未嘗因名混實。奚必拘拘於是耶。客笑爾而退。遂以醫通定名。迨夫三變之術法外之法。非可言語形容也。

康熙乙亥季夏石頑張璐時年七十有九

一醫學自軒岐仲景一脈相承而近世名家視素問為迂遠不切傷寒論謂古法不可以治今病至於靈樞金匱并其書而未聞也是編首列靈素病機次則金匱治例以冠諸論第文辭實奧非膚淺輩可知故詳加釋義以明其旨獨不及傷寒論者以傷寒續緒二論先梓行世故也

一藝術之學惟醫林最繁汗牛充棟莫可名喻然靈素全匱而外求其理明辭暢如王安道趙嗣真趙養葵張景岳喻嘉言者指不多屈即歷代名醫造藝各有所長文理不能兼善故選擇方論如坡沙棟金况多支辭複義彼此互引不得不稍為筆削其文氣有不續處略加片語以貫之辭義有不達處聊易數字以暢之一切晦滯難明者雖出名賢概置不錄

一各證治例類次系諸論之後皆從古相承未能逐一辨其出自某其有例雖明確而治未尤當者或經治驗或加體會易以對證方藥非故為舉措變亂成則也然亦不過如匠氏之繩墨又必臨病審察隨其所寓之偏勝形志之苦樂而為處方所以一例後有主二三方者如金匱例云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湯主之腎氣丸亦主之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小青龍湯亦主之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魚散茯苓戎鹽湯並主之所謂醫不執方合宜而用者其斯之謂歟

一古今治按如儒者之歷科程文而諸家所輯方書都未之及且從古立言止就一端而論人之所患都兼并不一非詳究古人治驗不能識治法之奧故於諸按中擇其可以為法者附列論例之末非若類按之泛引稗官野史以混耳目

一論中所用諸方祖方各歸其源專方各隸本門更有不專一門不歸一源之方曾採用於前者已後但著見於某門不復疊載祖方則循序貫列令知某湯中加某藥即為某方治某病究其出入增減之意便獲古人用藥心法蓋臨病製方原非作意師古即如善於弈者下手輒成譜勢與醫者之投劑不殊然古方中有極峻厲極迟烈難於輕試者有順逆反正配合寒熱補瀉互用深奧難明其理者有故用相反之性激其成功者有奇兵暫用隨手轉闊者各於方後發明其義則極峻厲極奇奧諸方皆為常勝之師庶學者胸中不膠執古方不可治今病之說

斯不愧乎大方。洵非專守藥性用藥者可同日而語也。間有古方因病雜合。而製難於取法者。稍為更易。以合本條治例。方下標名改定。不敢混廁以逸先哲也。

一是編證類次第。悉如準繩而所輯方論。更迭出入。肇是甲申迄今癸酉歲逾五甲。稿凡十易。勒成一十六卷。而所選不欲太繁。繁則郢書燕說。讀者愈滋其惑。又不能太簡。簡則井蛙鼃鼠。臨證罔知所措。務在廣搜歷覽。由博反約。千古名賢玉論。統敍一堂。八方風氣之疾。彙通一脈。俾後世修性命之學者。昭然共由。而趨世爲名者。歧路攸分。請毋事此。

張氏醫通引用書目

靈樞經	黃帝素問	尹伊湯液	難經
倉公醫按	古今錄驗方	崔氏方	近效方
傷寒論	金匱要略	中藏經	王氏脈經
甲乙經	肘後方	深師方	徐之才方
日華本草經方	陶氏本草經義	巢氏病源	全氏內經訓解
千金方	千金翼	王太僕內經註	許叔微本事方
瘟疫論	聖惠方	錢氏小兒方論	許叔微外臺祕要
朱奉議活人書	聖濟總錄	許弘內臺方	劉河間六書
和劑局方	易簡方	孫兆口訣	三因方論
仁齋直指	陳氏小兒方論	聞人規痘疹論	東垣十書
明理論	潔古要略	潔古家珍	雲岐家祕
梨藥祕旨	儒門事親	衛生寶鑑	丹溪心法
格致餘論	局方發揮	脈因正治	脈訣指掌
黃安道讀宣明論說	趙以德金匱衍義	丹溪或問	倪維德龍木論
原機啟微	銀海精微	戴起宗脈訣刊誤	醫宗統旨
醫學會編	邵元偉醫學綱目	滑伯仁內經註	難經本義
診家樞要	金匱勾玄	盛啟東醫林黃冶	
劉宗厚玉機微義	吳鶴臯素問註	馬玄臺素問註	
薛氏十六種	醫方考	王節齋明醫雜註	
明醫二註	王肯堂證治準繩	李瀨湖本草綱目	繆仲淳本草經疏

廣筆記

虞天民醫學正傳

方約之心法附錄

汪石山醫按

痘治理辨

魏桂岩博愛心鑑

朱濟川傳心錄

翁仲仁金鏡錄

痘疹青囊

痘疹玄機

痘疹心法

痘疹心要

痘疹玉髓

黃五芝痘疹正傳

唐恕齋原病集

張介賓類經

痘疹全書

八陣圖

雲笈七簽

修行大集經

鄭虛庵萬金方

明醫類按

董養晦五法

吳又可溫疫論

張三錫醫學六要

陳實功外科正宗

周慎齋三書

慎柔五書

喻嘉言醫門法律

寓意草

仲景脈法解

李士材頤生微論

醫宗必讀

病機沙篆

診家正眼

士材醫按

施笠澤祖刺

梁仁甫醫宗旨

劉默生治驗

周李芝女科方論

沈朗仲醫按

盧不遠醫種

盧子由疏鈔金鍼

張隱庵金匱註

程雲來金匱直解

陸麗京醫林新論

李珥臣金匱註

王東臯握靈本草

李修之證治彙補

周禹載金匱三註

張氏醫通參閱姓字

童又唯

淮安

董載臣

石門

黃德侯

徽州寓吳門

龐友嚴

吳江

鄭月山

邵三山

周渭文

呂雨公

吳允成

汪纘功

吳曰調

張倫高

從學

鄭友三

黃采芝

袁觀寰

王禹九

閩人

蔣公坦

高郵寓都門

李珥臣

杭州

徐上扶

杭州

吳世臣

京口

胡晨數

徽州寓吳門

程右文

徽州寓吳門

李修之

上海

程心沼

京口

丁大年

吳江

龐求年

同川

趙子聲

同川

吳殿英

上元

陳三農

鞠御侯

俞廷玖

沈玉機

尤生洲

吳亦先

周令聞

鄭仁山

馬元儀

汪泰初

汪苓友

吳息園

黃永澂

俞紳公

吳修能

侯文璧

潘因爾

盛景垣

范毓春

鄭學山

楊壽成

王德士

李次九

伍公詒

鄒恆友

鄒鶴坡

汪楚文

施元倩

黃二乾

丁繡原

興化人

王舜年

丁振公

誕光門人

朱丹臣

丁繡原

興化人

王禹九

閩人

軒轅氏以治兵之餘治病。於是醫字下筆從醫。國語之兵不解医。本此。中藏矢及內攻藏府之疾與用兵不異。其下從西迺古酒字。從古服藥多以酒助也。後世不解。從酉之故易之以巫。緣十三科中原有祝由之說。所以鄉村之病。輒專事於禱。即或不靈。可無毒藥傷生之咎。因推醫字之義。爰述醫戒數端。敢祈同志逐一揆諸。

董猶時習戒

館師無坐板氣。地師無流藝氣。禪師無杖拂氣。煉師無丹汞氣。醫師無方術氣。方是白描畫手。本分師家。但負青囊之術者。非廣通聲氣。無以邀舉世之重名。非交通吏胥。無人履當事之戶庭。非心通口者。無以占利藪之要津。非門通車馬。無以致里巷之服膺。非堂通旌額。無以表品望之日新。苟非五道神應。不足以趨行道之捷徑也。惟端直自矢之士。不能適俗隨宜。聽諸自然而已。

恃才妄作戒

自古存心醫道者。非聖賢士師即神仙高隱。未嘗一一垂之國史。太史公特取扁鵲、倉公、隸之列傳。非無深意存焉。因思扁鵲術隨時尚以伎見殃。倉公匿跡自隱。以怨受侮。斯非恃才妄作之過歟。况無扁倉之才。而自負非常。得無前車之鑒乎。

任性偏執戒

人之病。病於輕藥。醫之病。病於偏執。良由世人不悟。未達不敢賞之旨。而不安於命者多矣。夫醫之任。在乎補偏救弊。故專取偏性之藥。以治偏旺之氣。而時下名流。各執一已之見。壺水斛火。信手妄施。是則偏之為害。而道之所以不齊也。吾願大地羣生。確守有病不治。當得中醫之戒。雖偏執之醫。何所施其伎倆哉。

同流合污戒

醫貴流俗而惡執者。其得心應手之機用。與手談無異。故精於弈者。稱為國手。而醫亦有國手之稱也。奕具戰守之道。一子之得失。全局攸關。醫秉安危之機。一藥之亂。投殺活所係。雖日親時輩。自務以為難。羣之鷹者。猶夫奕師之隨方應。請縱得其采。而心手日卑。索索無深思。昏昏有俗情。亦何取於是而甘隨碌碌耶。

因名誤寶戒

醫師臨病必先定名而後議治。庶無自欺欺人之弊。今之方家一見發熱便以傷寒目之一槩禁其飲食而與通套發散消導之藥。曷知傷寒之有礙於食者。惟寒傷營。營衛俱傷二證。其風傷衛中絕無禁食之例。反有啜熱稀粥以助藥力之說。而寒傷營之尺中微遲不勝峻汗者。假取膠鴨棗橘之甘。入於桂枝湯內。小建其中而和其外。此即熱稀粥之變法。迺太陽病下手工夫。正傷寒分經辨治之的旨。嚴冬亦不多見。近來諸家泛指雜病為四時傷寒。不辨伏氣時氣。混以風藥投之。是洪爐之鼓以橐籥也。况乎內傷兼挟虛風津氣多因汗奪。不得漿粥入胃。將何收攝虛陽。且有客邪誤藥成虛。倒行清肺止血。不至刲盡虛陽。悉從火化不已。醫之誤人莫此為甚。敢不力陳以破世之迷而不悟者。

師事異端戒

邪說詖行。端人所恥。然丈人筆機所至。時或及之。嘗觀藝林所載。幻術醫類居多。如視膏肓而知疾不可為。飲上池而見五藏癥結。縱涉誕妄。無非播揚若人術業之神。非若縛芻為人以療鬼魅。壘示術以惑人。種種狐媚。雖蒙昧之流莫不知其為詭也。况有冬月檢衣而受暑氣之說。無乃感人太甚乎。暑本無形之氣。既能伏藏。木僵經冬不散。服之禦寒不必復被重裘矣。而好竊唾餘者。每常效尤以為默契。古人心印。適足為明道者捧腹耳。

貴賤混治戒

醫有膏梁藜藿之不同。原其傳派多門。趨尚不類。難與並為優劣。擅膏梁之術者。專一附桂名世。得藜藿之情者。無非枳橘見長。第膏梁之治多難愈。以其豢養柔脆。瘦涎膠固于上。精神凋喪于下。即有客邪。非參無以助諸藥之力。藜藿之患都易除。以其具體堅韌。表邪可以恣發。裏邪可以峻攻。縱有勞傷。一足以資百補之功。設貴介而延未達之醫。醫氣先餒。貧薄而邀貴遊之治。治必轉危。總由平昔習氣使然。諒不能曲突徙薪以圖僥倖也。

貧富易心戒

常思越人六不治。中有輕身重財一說。此病者自忽其軀耳。吾何為不治哉。夫人之鄙嗇天性也。若以其鄙嗇而棄之。則貧賤之疾痛槩可置之不問耶。司軒岐之業者。既以利濟為任。豈宜貨利為心。即食力之輩。孰敢雖微然須

念其措置之難。當為極力圖治。切不可因其非而不納。之是拒其後來之念也。惟素封之家。故示非禮可不為。之自慎歟。

乘危苟取成

苟取已屬非義。乘危尤為禍樞。縱具補天浴日之功。一有此疵。則棄其善而為不善矣。每見事非意料。莫不由此。以其信口隨手。非功即過也。然功之所在。取亦無傷。取之而病者悅。則取之。而病者不悅。則勿取。取與勿取。固有定分。而乘機苟且。恐非仁人所宜。即使千箱盈積。一旦非常。後世能守其業。而振箕裘者。未之聞也。以是古謗有名。醫無後之說。信夫。

詆毀同道成

遊於藝者。咸賴聲氣之交通。淳於誼者。尤為醫林之切務。有互資相長之功。切磨相向之益。但今之道中。多放利而行。是不得不假借吹噓之力。蓋緣巨室之疾。未必專任一醫。又有諸治罔効。下及其餘。然須察其勢。不可為者。緩言以辭之。其生氣永矣。可與挽回者。慎勿先看。從前之方。議其所用之藥。未免妨此礙彼。反多一番顧慮之心矣。當此危疑之際。切須明喻死中求活之理。庶幾前後諸醫。各無怨尤。且有彙集諸方議治。祇宜隨衆處方。不可特出己見。而為擔當。苟非惑其貪餌得脫。且脫世未有日厯數醫。而可保全者。於是無稽之口。隨處交傳。同人相向。往往論及。雖曰出之無心。安得謂之無過。多言多敗。金人首戒慎之慎之。